

史228.2

574.81

部二

4379

81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

宋 李壽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四月丁亥太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冀王瓊追封漢王曾祖母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

漢國太夫人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雍國太夫人祖母贈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越王繼勳追封豫王祖母贈越國

太夫人康氏贈豫國太夫人郭氏贈吳國太夫人王氏

贈冀國太夫人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遵甫追

封兗王母贈魯國太夫人曹氏贈兗國太夫人皇太后

曾祖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贈太師開府



贈楚國太夫人王氏贈越國太夫人祖故任駕部員外郎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傅亮追封韓國公祖母贈魏國太夫人吳氏贈韓國太夫人父故任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內郡王經追封益王母贈魯國太夫人李氏贈秦國太夫人張氏贈吳國太夫人 中書省言登極赦書並今月八日朝旨民戶欠去年夏稅租及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納錢物倚閣稅等乞並特除放從之 詔諸民戶欠元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減放五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春夫河防急夫開修京城壕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又詔遣鄜延路第一副將李浦專捕陝西京西路軍賊王冲仍令選募膽勇兵員三五百人每五十人許不拘常制抽差武勇使臣一名部押不以遠近襲逐每三日一具捉殺次第急傳以聞其捕盜官及已差任青等並聽浦指揮如有怯懦逗留畏避仰浦選使臣代之仍牒所屬劾奏當議重行處斷李浦給中等支賜并所差使臣並給驛券遞馬兵員給口券外兵級人給錢一千人員人給錢二千日支食錢五十人員以次增給之其器甲於所在選借六月十七日獲冲 詔知邵州關杞選一官以杞招納芙蓉石驛浮城界溪等處人戶歸化及臨口等處築寨鋪有勞故也又詔杞所保明乞推恩人係優等者各與選一官餘減年磨勘及支賜有差 詔誠州天

請也
初大由所建寨堡各以地名爲額從知誠州周士隆之

戊子尚書省言諸處獲盜有已經殺人強姦及元犯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以事發嫌疑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今以上情理與餘犯不同難以一例減等欲乞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仗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

舊錄云先是熙甯初減等律無巨蠹不減之文與司馬光爭議久之其後卒從安石議全貸者眾至是姦臣欺罔改焉新錄辯曰臣下各以所見爲朝廷議法耳非欺罔也先是熙甯至欺罔改焉五十字並刪去明年二月末范純仁奏當考

已丑三省樞密院言續討論垂簾故事儀注應合告謝臣僚並垂簾日引依閣門見行儀令從之 雍王顯曹王顯上表辭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內中如見大長公主之儀詔不允

庚寅尚書省奏刑部言今年正月九日赦書敘法未復舊官者滿三期聽一敘即已得止官者每敘轉官如選人到銓日及年限即更與敘用按選人常敘如未復舊資須一任回到吏部日及年限方許再敘今非次赦恩特理三期欲不以到部爲限並與併敘內見任人據所敘官資與寄理仍支所敘官俸從之 供備庫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爲奉議郎都官員外郎 博第彥子 司馬光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

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
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
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
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
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
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啟迪清衷佐佑
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
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
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
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士大夫望風承
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
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

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
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幸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
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營一
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
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
旣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
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損於異域
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
資武備變茶鹽鐵治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
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
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
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嚮在朝廷之時屢言新

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眾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
不以爲罪仍蒙寵擢實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
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
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旣又
自乞宥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
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
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甯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
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踴
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眾心天下
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
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
之所言正爲新法若不可動臣尙何言自是閉口不敢

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怨憂社
稷之阽危惟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
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
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憾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
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
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
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
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
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
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
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
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

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闈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眾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敝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益饒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

卷三百五十五
六
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
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
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
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
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
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
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
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
豈不盛哉夫天下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
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不然今幅員之
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
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千里之蝗旱公

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
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
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
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
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
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其
乞罷保甲曰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
家纔出甲士三八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
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
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
皆授以弓弩教之以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

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
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
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墻除草爲名日
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
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
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
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
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
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
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少不副意妄加鞭
撻蠶食行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

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
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靡費金帛以
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
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
於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
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
境征敵國則彼國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
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
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
若使之與敵人相遇頓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
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
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

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裹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人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

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其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千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

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
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
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
投充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
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
強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
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
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弓手
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
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
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
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

祖宗舊法又乞罷免役田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
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甯中執政者以爲百姓
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諸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
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
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
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之
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
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廷勾當精熟
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
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出
錢雇役何異割鼻餉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又嚮者
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

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惻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爲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錢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質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餽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

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乏錢貨重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糶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力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

可復差役矣又乞罷將官曰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爲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爲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旣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甯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

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有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卽向爲總管等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

易其名無益事實非爲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之吏及總管等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將吏何以號令其眾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賸月減出入導從本爲蕭條俱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圍數十里卑薄頽闕犬豕可踰又漕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鐃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

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向者先帝違豫敕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眾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眾突入城邑或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則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爲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眾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內州縣旣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

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尙爾況敵人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甯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閒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則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軍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議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

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見兵不足即時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悉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州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敕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孫君子談圃云溫公大更法令傅欽之蘇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臨終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昇見呂申公議改都省九此事邵伯溫亦載此語但不載語誰今附元若祚宋必無無是月承事郎司馬康爲祕書省正字以康與修資治通鑑故也此據康所授正字告舍人錢勰行詞曰名臣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

思卒礪范祖禹銘康墓云以韓絳
薦擢正字元年五月二日遷校書
朝奉郎新知淄州

趙子幾提舉崇福宮言者論子幾風疾昏耄不可復授

以郡故也密疏四月監察御史安惇奏訪聞荆湖南北

兩路采買修京城木植內侍高品甘承立於逐路製造

上供生活以和雇為名強役工匠非法殘害死者甚眾

加以藉勢營私為害不一方朝廷以忠厚之政子養萬

民而承立小臣敢肆貪暴公議不容伏望聖慈委官審

察如有實乞賜施行詔令荆湖北路轉運司體量詣實

聞奏密疏四月事今附月末六月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六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八年五月癸巳朔中大夫寶文閣待制錢暄卒

甲午詔太皇太后母韓國太夫人凡賜給倍常儀 皇

城使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兼河東第十二將折克行言

率兵入西界夜戰翌日克捷崇儀副使權管勾麟府路

軍馬公事邢佐臣言第一將訾虎率兵入西界聚星泊

滿朗戰勝獲首四百級偽鈐轄一人詔有功當賞者經

略司書空名遷官宣劄行賞自朝廷推恩即具功狀以

聞四月十七昭宣使昌州刺史入內押班梁從吉代

宋用臣提舉皇城

乙未禮部言貢院以合格進士鄭奕江嶼劉正夫入章
犯高兗王諱駿放丙申太皇太后曰此舉人未通知特
與收錄蔡確曰法當黜以事初過誤恕之足彰盛德乃
聽依例附榜末正夫衛州人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
先朕思聞讜言虛己以聽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
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宜不愛高爵厚祿以獎其忠設
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
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
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
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
之初恐羣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務自竭

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
朝堂舊錄云上新即位後上書詆訕無復忌憚臣等辨之
哲宗新即位詔然其後上言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
以諭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
上澤壅而兩端而達請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從之時用事
之臣方持之會光入觀者以詔望風旨名曰求言而實設
六條以拒之六事防之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宜刪
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宜刪
去中問一節未幾果別下詔今實書其事自
上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
陳州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司馬光過闕令入見先是光
又上疏乞開言路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
臣愚疏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
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
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
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十一

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進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

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讐嚴禁誹謗甚於盜賊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之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陛下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旣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官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

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悒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且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昭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尙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

經並列於學官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旣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旣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秉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累朝見

稱於眾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孤太
 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
 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
 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
 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於是令
 光過闕入見光疏以不得實日因令光入見故附載元祐此
 贈皇太如曾祖任百祥祖士清父廷和太子太保太
 傅太師繼父故供備副使朱士安開州刺史 詔自今
 門下中書外省尚書省左右司樞密院承旨司遇大忌
 及早出並隨執政官內有兼局者自依別條 詔罷歲
 運糧一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通汴舟楫可入洛詔
 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呂大防政目云宋用臣奏先準

旨運糧百萬石赴西京

戶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

臣取索都提舉汴河隄岸司所管事件聞奏又奉旨專
 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提
 舉汴河隄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詔汴河
 隄岸及房廊水磨茶場京東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
 廣濟河船渡京城諸處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窖菜
 園並依舊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
 西麪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各廢罷令賈種民等
 依罷物貨場已得指揮堆垛般運東南及西河客人物
 貨亦廢罷其見管官吏人等并京東西牧力勝殘並仰
 賈種民等一就相度措置聞奏洛口兩岸灘地令提舉
 京西北路常平張綬相度措置聞奏其依舊去處已前

并向去及廢罷窠名所牧課利並於內藏庫送納別作帳椿管以備朝廷支用此據密疏增入四月入經言洛

口兩岸灘地除係官者量減二分租錢外餘依舊輪稅

從之此據舊錄增入密疏無之舊錄云詔都提舉汴河

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綬措置以聞綬言云云從之

今別修如上政目云罷萬木場果子市豬羊圈埭麻場

麪市肉行西塌場又

丙申上批太皇太后母韓越國太夫人李氏舊請新添

通計逐月料錢一百五十貫文春夏冬衣各一百匹冬衣

絲三百兩聖節粧粉錢一百貫文夏衣大物七十匹冬

節雜劇錢一百貫文南郊回賜生白絹一百匹銀二百

兩自今並增一倍御集五月四日御札 監察御史黃降為殿中

侍御史此據政目中丞黃履言降行誼端方文學該贍乞就

遷言職故也此據元祐密疏

丁酉以十二月八日為興龍節上實七日生避僖祖忌

故改焉禮部言按太廟七世八室國朝已有定制請奉

大行皇帝神主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為祧主廟當

遷請依禮制奉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

主藏于西夾室居順祖皇帝惠明皇后遷主后室之次

仍令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參議詔恭依

戊戌詔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

知登州自黃移汝在七年 降授左衛將軍西京安置

郭達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達安置在熙寧十年七月

將軍潁州安置王銑免安置許在京居住 郢州團練

副使高遵裕復右屯衛將軍管勾西京中嶽廟任便居

副使高遵裕復右屯衛將軍管勾西京中嶽廟任便居

副使高遵裕復右屯衛將軍管勾西京中嶽廟任便居

住遵裕以五年正月十八日責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
府置讀江端友上書其略云初元豐中位高相蔡大敗於
靈武責散官安族未幾也即建請宗復以論悅仁裕喪而
高遵裕者宣仁之私其親也宣仁成疾以宣諭出下裕肉
數十萬先帝忍遠緣此震驚而忘先帝乎獨不可及出
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坐同州而邢恕乃確謀大
腹心後確偶與安州作詩士京中賤官遂以垂簾時不
推恩牽復事與安州作詩士京中賤官遂以垂簾時不
來議策立疏遠小臣去之識且見邵伯溫辨誣死矣何所
大計又從何輒通宮禁語言且見邵伯溫辨誣死矣何所
皆死矣何所輒通宮禁語言且見邵伯溫辨誣死矣何所
辨誣死矣何所輒通宮禁語言且見邵伯溫辨誣死矣何所
右謂太京日恕所考高士江端友書論其父遵裕臨死時
慶州曰靈武喪師我斥官神宗去皇太后故免安置留
京師宣仁尤不喜也遵裕雖該哲宗以皇太后故免安置留
安能預策立大計也遵裕雖該哲宗以皇太后故免安置留
屯衛將軍策立大計也遵裕雖該哲宗以皇太后故免安置留
預矣所稱不許敘官更須考詳不能

己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
乘傳赴闕

庚子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霍翔知密州
同管勾京西路保馬兼保甲呂公雅知濠州承議郎
程顥為宗正寺丞據日大防詔提舉汴河隄岸司隸都

水監專一製造軍器所隸軍器監舊錄云先帝導洛入
之日皆專置司事得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於無事
洛水造軍器此非人君必親之司置司何
嘗不歸之有司耶始則專置一司得之意也
當有統屬之故各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
至歸之有司耶始則專置一司得之意也
十歸之有司耶始則專置一司得之意也
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事張之諫降充鄜延路都監以
內藏庫使康州刺史太原府路都監兼河東第一將
虎代之本路經略使呂惠卿言之諫措置乖方與諸將

不協故也

元祐元年六月劉摯劾呂惠卿違詔舉兵之諫言其不可故惠卿奏黜之之諫當考

戶部狀檢會條敕諸路各量閑要州縣興置市易抵當僻小縣分不可興置處不置看詳上件指揮止云僻小縣分不置即慮其間亦有僻小州郡及雖不係僻小卻別無出產物貨不係商賈買賣去處須當一例興置不惟所收息課不多虛有支破人吏請給兼恐監司專以趨辦息課別致拘攔阻抑商旅在市買賣及諸般違礙誠為未便欲乞下諸路提舉常平司委自本司官躬親逐一體量及將自置市易抵當已來所收息數會較支費如內有閑僻或不產貨物不係商賈買賣委實不銷興置去處並具詣實保明申部看詳廢罷從之五月八日指揮

法冊有此合增入八月八日可考

壬寅詔以築熙蘭通遠軍城堡成賜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匹兩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權發遣熙州趙濟銀絹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獎諭詔科場推恩依治平四年故事正奏名進士諸科吏部給敕誥優牒特奏名中書給敕誥優牒熙甯中悉罷今復之

甲辰詔門下侍郎章惇書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朝請郎太府少卿宋彭年提點江南西路刑

獄詔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李宜之體量都轉運司收

出剩減價支預買錢及大秤炭虧車戶等又詔吳居厚

呂孝廉並取勘二事並據政日范詔御史中丞黃履

舉堪充監察御史二員以聞河東節度使守太師致

仕文彥博言乞免兩鎮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

食邑實封從之仍令學士院降詔四月十四日不許詔知邵

州關杞保明到招納芙蓉石驛浮誠等峒人戶歸明其

開路采木獻田等有勞效者凡三百三十二人並轉資

賜錢帛有差以新歸順蕃部伏哆為下班殿侍

丙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兼

集禧觀 河東轉運提舉司言乞依威勝軍奏復置遼

州從之 府界提點范响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開封

府推官王同老坐京城西壁等壕河有開淺虧功擅令

人出備夫錢等第罰金政目云令開濠夫數工出錢三百文是日酉時

地震即止 詔府界三路巡尉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

前復置此據呂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書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揮也

戊申詔舉察福建路前差監察御史黃降可改差比部

員外郎宇文昌齡其荆湖南路就差舉察江南西路監

察御史陳次升兼領四月十四日差降及次升五月四日降改殿中七月二日張汝賢替

昌齡 鄜延路經略司言擒獲西界鈴轄臥瓦哆詔送江

南羈管

己酉詔右僕射蔡確權領山陵使事以王珪病也

庚戌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

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月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諡文恭禮

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罷成服在二十

有言賜諡孫覺 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

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

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舊傳云珪議論平恕畏遠權勢引拔賢俊世莫知之
嘗三薦張瑛不用珪曰瑛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
讓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
職請罷珪神宗喜曰宰相不當如是朕以試卿卿德不
復何慮珪為人寬抑不忤然至義理所在不可奪神宗
欲遷內侍李憲珪奏非祖宗故事陛下獨不鑒漢唐之
亂乎神宗批旨付珪獎始不懈舊傳不知出世守之
輔政至宰相批旨六年終賢俊世莫知存世守之
諛辭新傳雖削去引拔賢俊世莫知存世守之
不寬知珪果能辦此否曰賢俊世莫知存世守之
神宗欲遷憲何官義理珪所爭不可奪珪存世守之
等事也章惇未作珪挽詞亦載罷憲內職由珪及惇
恐珪及惇未作珪挽詞亦載罷憲內職由珪及惇
弗編入憲罷內職事亦已辨之當考神宗親札御集
載珪數事今附見于三旨宰相詳修入也抵京師官
土多塑天而每位有封不動尊佛堂蓋天也抵京師
凡十餘年薨後須有輕薄子戲為挽詞有東府自來
地煎身後無名須有錢諾也其全篇云東府自來
孫煎身後無名須有錢諾也其全篇云東府自來
昭宣欄干井上休言戲太師禹玉贈官元豐末經顧
土地直須正授不須權太師禹玉贈官元豐末經顧

子孫陳乞皆援韓忠獻例故有子孫煎之句王特進謂
介甫宋昭宣用臣也欄干井戲傳者謂親黨有勸乞出
者禹玉云井子達之干氏子係追尋不復知其誰何
於獻紙贈箱中達尹出榜立賞告捉竟不獲而詩納
牒開封乞根治府尹出榜立賞告捉竟不獲而詩納
大播有疑說譚話張山榜為之者府尹呼詰之山人
吟曰此非某所地着題府官為之闕笑又云玉自熙
那裏做得他恁聽明睿智以臨臣下新法百已就
甯中拜相神宗聽成而巳執政日久人新法百已就
玉無所建明但守成而已執政日久人新法百已就
唯喏之而實無薦引也時人為之語云禹玉遣者每
神滿腹除卻脫空十相具足又謂之三旨宰相云
詔奉議郎吏部員外文及直龍圖閣知同州承事郎將
作監主簿文永世候寺監丞有闕差及永世皆彥博子
以彥博乞免兩鎮節度使故有是命郎官除職自及始
樞密院言中書省已得旨應今年正月九日赦前衝
替人係事理重者減為稍重稍重者減為稍輕及差替
者便與差遣本院欲應武臣任六等差遣見降者未牽

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六

復本等人如該正月九日并二月一日赦每赦與復一等仍令刑部檢舉從之 詔修京城使臣五十七員可

罷四十七員此據政目十八日事

癸丑尚書省奏刑部言合敘用人年七十以上者各乞除敘法所得名目致仕內贓罪人仍不再敘未復舊官人願未敘者聽從之 龍賜州及監州知州彭允宗等

四人各遣人修貢

丙辰正奏名進士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

四十七人並釋褐武舉進士三十九人並賜袍笏銀帶

逵隨州人也政日於五月六日書放進士焦蹈以下登

故焦蹈獨不釋褐逵與倪直候注越州青刑部言趙

譽等坐父世居嘗謀不軌除名停降鎖閉就增屋居之

環慶路經略司蕃部巡檢布威等領兵入西界至賀

羅原與賊戰有蕃弓箭手歲尾昌移獲西界宥州正監

軍偽駙馬葉結威明嘉勒其人乃任事酋首乞優賞之

詔歲尾昌移各轉三資賜絹五十匹四月甲申當考荆湖北

路鈐轄轉運司言辰州江外生蠻覃仕穩等乞納土歸

明望許依辰州熊臯所申事理招納詔荆湖北路不得

妄有招納致生邊事 正議大夫新知杭州呂公孺為

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 正議大夫戶部侍郎李定承

議郎給事中兼侍講蔡卞奉議郎起居舍人朱服各降

一官坐知貢舉日開寶貢院遺火權知開封府蔡京判

官胡及推官李士良各罰銅八斤坐救火延燒寺延及

人口雖會赦特責之也

戊午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殿中侍御史黃降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本中雜說神宗上閏二月六日疏附見當考呂宣仁問樞密院事韓縝合若以祖宗故事論之則東廳參政合樞密院事韓縝合若以祖宗故事論之則東廳語意主存因曰且只依今班序於鎖院宣制知樞密院韓縝遷去位已久孝寬為安石所厚上方惡安石恐安石之黨復挽孝寬還舊物遽從中批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宣仁亦素不喜縝及蔡確力主章惇遂相縝矣論者謂縝神宗所不通塞遲久而神宗時作執政宣仁不喜而宣仁時為宰相通塞遲久而神宗時作執

通議大夫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錄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

並許進實封狀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閱看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於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迺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

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以六事罪之矣
惟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
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
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
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
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
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
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
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
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
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

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旣除門下侍郎
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曰臣
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
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
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
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
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
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
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
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
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
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

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舍之哉
臣向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
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
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
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借
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
救國家之禍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
后陛下同斷國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
何為而不可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
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
士贊佐邦國竊欲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
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資政殿學士知太原

府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知江甯府王
安禮為資政殿學士翰林學士曾布為戶部尚書試戶
部尚書王存為兵部尚書曾肇作王存墓銘云存為兵
部尚書充山陵給戶部不踰時告乏而宰相遷戶部
之集不知肇所稱乃云相馬乘初復還戶部固辭
布侍郎與布同布此除實出於蔡元等疑那得有
年譜妄說也布徐考之實於元未入對尚書按此
不能為布隱當布出知太原紹興初二月十六日
有章朝二布隱當布出知太原紹興初二月十六日
載國史皆廷覆大考布所用者又誤大興初二月
論募役不可行覆考布所用者又誤大興初二月
行嘉祐二年論至數語蓋劉莘老在熙寧差役於
自嘉祐二年論至數語蓋劉莘老在熙寧差役於
校者入於破產卻以公奉使河朔回法明乞差役
以庶人入於破產卻以公奉使河朔回法明乞差役
公碑具載其官之祿嘉祐游手充役熙寧法明乞差
蘇子瞻子由兄弟自嘉祐游手充役熙寧法明乞差
子華不子出於王荆公故也劉莘老既補外敷以州
乃

知初募役為良法雖緣役法左選流落于外十餘年及元
前日之非也御元豐末司馬君實召為門下侍郎至朝呂
惠卿之徒相繼痛而熙甯助先公為戶部尚書劉莘老
溫公肯中丞若先平劉莘老復先公論熙甯之政司馬
及非既為司中知役法不可廢故不復先公論熙甯之政
為老同事除授來年先公疏乃字見及近徐方福龍圖閣
莘太原府劉莘老卒無一公疏乃字見及近徐方福龍圖
集廷行遣開封府自云有公疏乃字見及近徐方福龍圖
朝散官安置此疏但云有公疏乃字見及近徐方福龍圖
皆散官安置此疏但云有公疏乃字見及近徐方福龍圖
章疏當是已為笑端元祐末先公自青社為樂語云
老罷相鎮東平歡然相迎於通面投金鑿學士曾謀
名雅在鎮東平歡然相迎於通面投金鑿學士曾謀
國喜如將軍又得望至手書一諸老已至自樂學士曾
相喜如將軍又得望至手書一諸老已至自樂學士曾
猶不以考驗此先公變亂是日况慢如具載也此於除
今略辨之况其云乎馬君實引布為戶書朝也此於除
君實除門侍之同日相繼痛也引布為戶書朝也此於除
楊級呂惠卿之徒相繼痛也引布為戶書朝也此於除

人痛貶月日具在皆布為戶書後事元豐八年十月
十七日吳居厚以前京東運使散官安置黃州元祐
年三月二日楊傑罷戶侍為寶制知廣州呂惠卿
以資政知揚州除吳居厚崇福宮人皆引疾從其請也蓋
初行遣熙豐人除吳居厚崇福宮人皆引疾從其請也蓋
所云元祐八年九月十日除劉摯初自便散官為安置
史云元祐八年九月十日除劉摯初自便散官為安置
集今不載此章遺稿仍具載何年月日考紡又云國史
云徐方叔曾經行遣稿仍具載何年月日考紡又云國史
載除授月日皆不然考
國史乃皆不然考
知成都府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許將為龍圖閣直學士
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鄧綰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翰林學
軍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劉庠知青州六月戊寅十
八月庚戌十日詔環慶路經略使趙鼎權發遣鄜延路經
略司事劉昌祚各具錄到任後專授御前指揮以聞
中散大夫知冀州王令圖知瀘州十六日

庚申左僕射蔡確為山陵使 是月罷徐州寶豐下監

鼓鑄鐵錢此據范純粹奏議增入純粹云自吳居厚置

支用過官錢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餘貫而搬運至陝西

脚乘廢費又不在此數云云當考或刪取增入實錄在

豐六年徐州置寶豐監鑄銅錢此云鐵錢當考西夏

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戰死此據劉摯王觀劾惠卿章

五月犯塞疆臣戰歿士卒陷亡今實錄乃無此人復考觀

云供奉官王英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千餘人不知王

英戰死處是何城寨當考八月十四日錄王英二子英死處實葭蘆寨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七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八年六月癸亥朔羣臣臨于福甯殿詔再觀大行

皇帝畫像于集英殿以前像未肖故也

甲子詔給度僧牒百道修國寺塔

乙丑詔梁從政改遙郡防禦使吳靖方改遙 郁團練使

並特與見寄官請給仍自寄官日為始 又詔水磨茶

場隸太府寺仍屬戶部右曹九月四日詔元祐元年

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四月

乙酉當考開封府推官胡及罷坐漏言所勘吳岫公

事故也政目四月事二

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神道碑額曰懿文
遺表恩澤十八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賜宅一百七十八間御集

在五月二十日今從實錄政目云詔葬王珪依韓琦例

己巳錄故左侍禁郝仲通弟仲連姪祥並為三班借職
以仲通死事也 左正議大夫致仕李及之卒

庚午詔興龍節諸處合試童行撥放並依舊例坤成節
以大行皇帝梓宮在殯惟開封府度僧道比興龍節減

三之二仍禁屠決大辟罪餘依元豐令 詔揚王男右

武衛將軍孝騫為端州刺史第四男賜名孝錫為右驍

衛大將軍領成州刺史荆王男右武衛大將軍孝詒為

甯州刺史孝參為和州刺史孝奕為慶州刺史孝隲為

榮州刺史第七男賜名孝忱為右驍衛大將軍領秀州

刺史第八男賜名孝穎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英州刺史

第九男賜名孝願為驍衛大將軍領通州刺史 詔河

東州軍人戶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日元

豐七年已前所欠並與除放呂惠卿家傳有惠卿所上疏可考已附元祐二年五月

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欲令詳定編修諸司敕

式所定所奉物各於舊令式外增一倍其花朵各增十

二皇太妃生日并節序物色亦合如皇后例從之 詔

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治平二年擢

進士第三歲喪父求之甚哀事母孝篤母終居喪盡禮

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

域必逾月木為連理守臣迎入學甘露又降其直舍鄉

閭化之州具以聞故有是賜

奏西尚書省言乞自今大理寺于推斷應奏及上尚書省者更不先申本曹從之

甲戌詔皇太后出入儀衛依治平四年四月內參定皇太后所乘輿上設行龍六皇太妃出入乘檐子

紹聖元年十月

化環慶路第二將部將戴宗榮差人探得西界滅龐井

人馬欲來作過同率一百餘人要路等截鬪敵斬獲四十餘級詔募化戴宗榮各遷一官

密記十日事

同提舉經

度制置牧馬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奏伏見朝廷用崇

儀副使温從吉法創置孳生馬監迨今二年得駒數少

而馬之死損轉送愈多慮合更加討論乞詔御史臺兵

察官取索自置監已來文字會校利害限半月以聞

密記

六月十二日事八

殿中侍御史黃降言訪聞京西轉

運副使沈希顏資性苛刻老而彌甚京西民力素薄希

顏到任惟務刻剝多求羨餘妄冀朝廷緣此進用鄧州

浙川縣春夫自來科納雇錢更不起發去歲希顏科撥

令去縣界民間雇錢有一倍之費希顏非法聚斂一路

受弊推此可見兼訪聞希顏奏鹽法自推行已來計算

官自般運其費廣於客旅又於官本之外出二分息出

賣民間鹽價比舊增貴而般運不繼或至闕絕西京車

戶復有差雇之擾於民未便亦乞別委本路官司體量

措置所費經久可行詔令沈希顏分析聞奏降又言希

顏稱到任一年所欠比之前官一年之數共增八十二

萬餘貫臣昨嘗具希顏非法事狀已準朝旨令希顏分

析鄧州浙川縣春夫事又令每夫納雇錢五貫五百文
共計五萬餘貫即自不合入本司年計比較未審所奏
八十餘萬之數虛實欲乞詳酌令希顏一就分析詔令
希顏一就分析聞奏政日六月十二日黃降言沈希顏
有降元奏今附入政日七月朝請大夫天章閣待制致
仕孫坦卒

乙亥詔延安郡王閣牌印畱內中旌節擇日移置天章
閣

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
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
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
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

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人
富矣常以愛人爲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
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
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臣庶觀陛下之法不待
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
矣何憂軍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臣世受國恩兄弟
並列顯近陛下雖不宣諭猶思裨補況親奉聖訓哉又
奏臣竊聞陛下濬發德音斥案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
所領職事黜吳居厚使離本道責以掎刻擾民中外喧
傳曉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悅相賀臣雖
在哀戚之中不覺失聲歡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
以上聞臣竊恐議者以嗣君新卽位且當循守父道三

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爲母儀
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蓋爲社稷大
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爲萬
一有敢爲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姦人沮害聖政卽是
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臣近去都下日嘗具
奏陳陛下探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
蓋爲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爲生使之出錢
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
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
如此未有已時愁嘆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
爲場號爲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
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

器習爲擊刺之事豈非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爲
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廢河北保甲漸亦作過凌
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
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
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
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時可不
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畱聖慮詳酌施行又言
先帝爲此蓋是憂邊預慮原非好事然至今日方見此
數弊老臣之愚不識忌諱切於愛君憂國遂至喋喋惟
聖慈少寬而深亮其誠四月八日吳居厚責知廬州五
城五月三日榜朝堂六月二日梁從吉代宋用臣領皇
月二十五日下詔求言又奏臣近者伏覩傳錄到朝堂
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

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若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恐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爲之者何則前云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又以爵賞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罪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苟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於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違異聖意巧爲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者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使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爲民者宣之使言下

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聰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旱災撰詔省躬求直言詔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姦人希宰相意上惑聖聽別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庇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但成虛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別撰詔文遍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樂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畱

經筵兼侍讀乃七月十二日並書

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

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機側身虛己渴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是以盤旋猶豫未敢盡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榜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遍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

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內中伏望陛下以萬機之暇略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達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畱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光自注云六月十四日上劄子

戶部言自

奏行新制後省曹寺監吏祿通為一色不分舊請新添無以會見新法增添合還之數兼吏員並次第權入即比舊不能加詔以元豐三年錢數為額仍自六年為始依元條撥還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嘗論熙甯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媿不能以誠感寤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等分其罪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眾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戊寅新知永興軍鄧綰知鄧州新知青州劉庠依舊知永興軍五月戊午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

叟為監察御史巖叟荀龍子也 詔延福宮使武信軍

留後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軍

路副都總管憲以疾乞罷故也此必有言者也三月一日

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今乃責永興副總管也

己卯朝請郎同提舉永興秦鳳等路保甲胡宗回言已

獲軍賊王冲詔以宗回為朝奉大夫供備庫副使權鄜

延路第一副將李浦為左藏庫副使弓箭手賀英為右

侍禁劉遇為三班借職浦英遇仍給賜銀帛及兵級保

甲弓箭手等賜錢有差四月二十四日浦冲宗回等

辛巳荆湖南路安撫鈐轄轉運司言奉詔於邵州蒔竹

縣石驛地名臨口建寨已訖功乞賜名臨口從之玉牒

辛未誤也

...

癸未詔戶部提轄拘催市易錢物準赦除放息錢外其
合納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是日呂公著入見太皇太
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曰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
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
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后
至左右竊思人君卽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
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
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概舉十事仰贊聰
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
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
隨事解釋麤成修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
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卽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聖

德少助萬一其畏天曰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
惟上帝之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
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
以誠謙遜靜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
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
而亡如影隨行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
爲曲說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
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經據傳或指外
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
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

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
可忽哉其愛民曰恤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卽尊位
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
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
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
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
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然
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
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
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
不寤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
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國先敝夫何以爲

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
策者欲生事以希寵罔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其
修身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
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
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
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
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
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
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
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其講學曰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鼂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

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其任賢曰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人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

賢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其納諫曰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舍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其悞諫自用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納忠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

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薄斂曰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于聲色或盤于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

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之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致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況人主之於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強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故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狂之間其情難知鍛鍊周內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

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然則勤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人無法家弼士出無

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心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宏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宏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宏之

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其無逸曰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甯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

皇勤于政事遂至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又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褊淺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是日同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聽政命百官進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姿親安大業然能克己從諫以致太平貞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厚者答曰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耳他日嘗怒苑西監而皇太子驟諫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而劉洎岑文本褚遂良馬周繼之兒在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太宗始以納諫致治而又以悅諫教其子孫宜乎功烈甚高而百王鮮及也然至其裔孫德宗惡諫諍之臣以爲賣直取名當時北省閉闈累月南臺惟一御史不聞其過終致亂亡由是觀之好諫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務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親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臨朝恭默未有過事然而天下至大萬務至廣方始初清明之際正是求言納諫之時況先

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備
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置
左右使掌諫諍無空要職益廣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為
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
大計察案司簿領之細過況唐制湮沒已久別無分明
稽據臣在樞府日嘗見先帝頗已厭其煩碎特以近臣
獻言聊試其法耳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
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
舉時政之疵謬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言有可
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便不為已行而憚改所言
無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終不以言罪人若緘默
選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

蔽嘉言罔伏庶績咸熙天下幸甚

丙戌右司諫蹇序辰為司封員外郎序辰罷言職必有

月二日序賜交趾郡王李乾德詔曰省所上表陳乞

勿陽勿惡等峒疆土事具悉卿向在先帝朝敘述疆事

屢降詔諭本末甚明特徇所求已從割賜忽覽奏牘尙

有指陳朕初纘承動循前烈命既素定義難改從宜懋

忠嘉一遵先詔以乾德獻書乞移敕內所賜勿陽勿惡

等峒樞密院言宜降詔申述先朝詔旨令乾德遵依故

也詔三省樞密院官如遇選拜東西府居更不遷移

詔開封府推官胡及依舊供職以開封府勘吳帆添

撰傳寫有實而及止以勘鞫不密故也胡及罷在六月

詳當考元祐元年正月詔內臣甘承立押赴湖北提刑

月丁未及送吏部

司取勘此據政目六月二十四日事明年三月二樞

密院言夏國已遣使詣闕陳慰慮諸路謂西人通貢遂

弛邊備已降指揮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制置司嚴

誠邊臣常如寇至為守備近據河東涇原熙河蘭會經

略司奏透漏西賊至漢界殺害吏民顯失守禦詔令河

東涇原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丁甯誠約緣邊當職將官

遠布斥堠及探伺西賊動靜過為之備如更至透漏重

行黜責又言訪聞近日府界三路團教保甲多因正長

騷擾或巡教官指揮苛虐致小人凶暴凌犯抵法逐處

提舉官多務姑息不喜州縣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舉

發監司觀望不為按劾含養姦凶深為未便欲令府界

三路安撫監司提舉保甲司及州縣常竊覺察按劾施

行如違重行黜責從之密記六月二十四日知河南府韓絳言

山陵役兵病死方盛暑之際臣權宜與免檢覆然輒違

詔條自劾以聞工部言人命所繫恐致欺弊詔特依絳

所奏仍放罪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於大道

夙夜祇畏不敢皇甯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

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

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

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

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

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

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

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舊錄云以資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惟故降是詔於是小人乘之証詆毀紛至矣今添入司馬光上即位之始下詔開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馬光奏疏乃見事實自有三奏新錄惟載第二疏耳是第按光乞開言路疏凡三奏新錄惟載第二疏耳是第本疏以十二日奏及是方得請今悉依光集附其疏於本日於此但云始用光言聽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詳著之

戊子詔石得一為永裕陵使宋用臣副之 詔諸臣上殿候改元取旨政日二十 詔罷秦鳳路置場集教弓箭手令經略司講求土人習教所宜立法以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通直郎呂溫卿乞寬蕃漢弓箭手集教故有是命樞密院勘會秦鳳路弓箭手自來教提舉永興秦鳳等路保甲胡宗回兼提舉點擇依保甲法置場集教今訪聞弓箭手自來習射惟務射遠中親

不用格法今來聚教有妨農務亦非土人素習所有置各放散歸本處仰經略司子細講求土人教習所宜並法未聞奏仍今後不得違略司子細講求土人教習所宜並有司等並遣結人數即隨宜團結訓練其見畱使臣軍集教以公事通直郎呂溫卿奏乞寬蕃漢弓箭手樞密院言舊例合差官押賜遺畱夏國主銀器一千五百兩 緜一千五百疋詔如故事仍令學士降遺詔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庚寅呂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畱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塚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

鹽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
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
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疏拙特降清問臣雖
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卽位召臣充翰林
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
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者便
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
奪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
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眾今陛下旣已
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爲眾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
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其官司
旣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

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
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
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旣不至妨農害民則
眾庶稍得安業無轉爲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
良法以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
行之謬市易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
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
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
也以上數事皆略陳大槩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
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
民莫若任人爲急故臣前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
選置臺諫官誠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職使求天下利害

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力同心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爲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竊慮議事者以謂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度支國用必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得上件掎斂則民力以漸寬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垛場沿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是日又同上奏曰臣邇具手奏乞陛下廣聞言路登用正人此最爲當今急務臣尙慮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輒敢冒陳愚見以助收采臣伏覩祕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

大夫或給事中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輒有論薦更乞聖慈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光奏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眾中一見自後未嘗私見及有簡帖往來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眾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更改必

先謀之於眾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見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光奏

月一日今

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尋準御前

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無復疑間臣承命惶恐惟懼不稱豈可阿私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

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安恬淹滯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祕書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愿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節操堅正雖不敢言遽當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人或與臣有親或有過失臣竊慕古人內舉不避親不以一眚掩大德既蒙訪問不敢自避嫌疑致國家遺才自餘如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尚書王存禮部侍郎李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晉元年五月八日爲梓路運副朝請大夫

晉元年五月八日爲梓路運副朝請大夫

范純禮知登州蘇軾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
廷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眾所推伏臣雖與往還不
熟不敢隱蔽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隨器能臨時任使
然知人則哲自古所難況臣愚陋加以屏居歲久與士
大夫多不相接豈敢盡天下之賢才伏望聖慈博加采
訪如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
以倚信乞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
逸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借
無二上言用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但光集獨無此亦
奏用人事當考知慶州范純仁言臣伏覩六月二十
五日詔書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
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
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啟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

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
疾若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
是也蓋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
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
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
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惟舉人胥吏有能
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己而不言也臣僚則亦有不能
言者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疏遠而謹靜者矣有
怠於憂國愛人者矣有昔嘗言而今愧於言者矣如此
者皆不言也倘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
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為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
能盡也蓋向來朝廷修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

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惟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惟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敝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擾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聞

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爲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元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惟陛下畱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六月二十五日求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八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八年秋七月甲午門下省言本省文字各有日限其承中書省樞密院得旨文字吏不分緩急呈押入進已得畫職級方點檢簽書慮有差舛欲自今承受文字先當行吏次職級紙背簽書次給事中書常程文字卽付本房呈押入進如故應合商議者職級先呈方寫繳狀簽書進發急速及當日或次日值假當行吏須先呈押以進者候到省次第簽書從之詔吏部郎中張汝賢察舉福建路蹇周輔所立鹽法先是差御史宇文昌齡察治其事以聞右司諫蹇序辰言父周輔與昌齡鄉

里故舊乞差不干礙官故改汝賢五月二十六日差昌齡
罷諫職密疏有序辰奏福建江西湖南鹽法竊聞近日朝廷差官察舉
昨日又相度立法因差御史日不能取悅同僚多觸眾惡
臣由是與黃履黃中待御史不合欲遠引臣父知開封府
為中書舍人而臣待罪諫官福建路差字文昌齡臣父
與臣父同鄉里為故舊又江西湖南路差陳升之素與
黃降相知兼由黃履薦舉竊慮迎合伏望改差不干
礙官前去奉聖旨福建路改差吏部郎中張汝賢
殿中侍御史黃降言京東西路保馬司管勾公事官乞
並權罷候買馬年分依舊詔保馬司各具合留員數
朝議大夫直集賢院陳倩以職換中散大夫為司農卿
以職換一官此據政日增朝奉大夫范純禮為戶部
郎中馬光薦太常寺閣門言西人見辭儀制乞如
嘉祐八年見于皇儀殿門外所有朝辭緣太皇太后權

同聽斷軍國事乞許垂簾日朝辭或止令門辭詔見依
嘉祐八年朝辭詣垂拱殿又詔夏國陳慰使副赴闕遇
將來坤成節日已放見令勿豫燕詔諸鎮寨市易抵
當並罷仍依條立法平舊錄云先帝詔有司買賤賣貴以
新錄辨曰買賤賣貴是物估姦人未敢悉廢故先鎮寨
刪去正巖叟有章論市易或可先見乎此據巖叟朝論
則十月十六日乃言事此詔
不因巖叟也政目乃無此
丁酉宰臣執政中散大夫卿監宗室正任團練使已上
赴南郊壇立班請大行皇帝尊諡于天翰林學士鄧溫
伯言奉詔告天請諡天賜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
曰神宗詔恭依
戊戌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為
尚書左丞呂公著言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

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
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
共議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本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
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
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
尙書省施行每各爲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
鮮矣此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
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爲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
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
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眾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
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爲
而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明降指揮應三省事合進

呈取旨者並令三司執政官同上奏稟退就本省各舉
官制施行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皆歸中書省王珪
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王安禮每憤懣不平欲上
其事而力不能也公著被命未受卽爲上陳之後遂詔
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公著以
日拜左丞十一日此議今附見不知得請果是何月
日黃履論韓縝見九月十四日乙巳更詳考之公著家
傳便悉續載太皇太后論執政以母改子法及司馬光
急於有爲等事考按其時多差池不合司馬光以母改
子之言見元豐八年朝奉大夫守祕書省少監兼侍
講孫覺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中書舍
人楊景略爲龍圖閣待制知蔡州避親嫌也避親此據
略妻韓維女維尙未執政蓋韓縝
爲中書相在五月二十六日也朝散郎黃好謙爲
駕部郎中八月十日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

卷三十五 八

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
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
密院三省同立法舊錄云什伍其民教以武事兵出于
勝兵三十萬北邊震恐時未遠罷漸減廢焉新錄曰
得勝兵三十萬北邊震恐時未遠罷漸減廢焉新錄曰
密院聞光欲上奏先以白劄子進呈今刪去司馬光奏
此月二十日甲辰後六月十八日己丑十一日甲寅八
丙午十二日丁亥丙寅皆有所指揮光奏在
下又云後詔五都保以上並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
月令保司兼領新錄因之按此乃八月錢糧官司並罷
合教附本日不領新錄因之按此乃八月錢糧官司並罷
日當附本日不領新錄因之按此乃八月錢糧官司並罷
書詔罷三縣保甲蓋考之不詳也
甲辰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一宮並集

禧觀事六月十四日知陳州詔自今待制以上磨勘止中書省
擬進 詔夏國陳慰使副朝辭日賜銀器衣著 詔今

後知州年及七十不許奏舉再任 禮部尚書韓忠彥

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

物色依皇后例稱慈旨慶賀用賤太皇太后皇太后於

皇太妃稱賜皇帝稱奉百官不稱臣從之 門下侍郎

司馬光言先帝以敵人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

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

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

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

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

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騷擾蠶食無
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于游惰不復農務或
自為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

送不辦箕斂無窮貲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亾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寢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并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阼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子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尙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

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官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敵人戰鬪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王冲乘保馬諸處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

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者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驕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人差遣如此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卽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歲或稅輕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下戶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卽

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佐揀試武藝高彊者充之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旣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尙召募不足卽且于鄉村戶上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祇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卽令捕賊給賞

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
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希少疏奏蔡確
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
議立法密記具載光奏至自然稀少下即云同三省奉
中書省別議立法進呈光前乞罷保甲在四月未疏語
論不合先帝勿用然亦勿罪以資政殿學士歸洛至是
執政倡變先帝勿用然亦勿罪以資政殿學士歸洛至是
論議本末具在嘗云始終言新法不可行者司馬光之
世廟堂所以成先帝之志也謂之報怨首起於閑廢而登
馬光劄子全先朝至尚循前志也謂之報怨首起於閑廢而登
子欲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罷保甲後並罷團教止
每歲農隙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
置場排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
院取索進呈聖旨依此光注云時樞密院間光欲
上月六日進呈聖旨依此光注云時樞密院間光欲
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奉聖旨保甲依今月六日已得旨

揮所有保馬別詳議立法進呈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實錄乃書詔保馬別立法以聞

乙巳夏國陳慰使丁努鬼名謨鐸副使呂則陳聿精等
進慰表于皇儀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

丙午遼國遣奉國軍節度使耶律琚起居郎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王師儒來祭奠又遣甯州觀察使蕭傑客省
使海州防禦使韓昭愿來弔慰入皇儀殿大行皇帝神
御前行祭奠之禮移班東幄殿見上進名奉慰

庚戌朝散郎權發遣河北東路提點刑獄王端臣以按
例不當降授朝奉郎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劉庠
再任五月戊午改青州

呈文字理須會議者先於都堂聚議或遇假及已歸東
西府聽便門往來聚議從之樞密院言府界三路團

教保甲雖不當赴教日往來於市井村疇以習學事藝
爲名聚集博飲不治生業詔提舉保甲司關牒轄下不
赴教日令務農作遇閑暇許于本家閱習事藝違者重
坐之范純仁奏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準樞密院劄子
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卽遇閑暇于本家
閱習事藝竊緣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
比之自來日數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
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
保私閱爲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鈐束覺
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于農隙以講事此
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
足使武事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

播種斂穫不可少有失時常若寇盜之至苟一日愆期
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
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
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爲拘管純仁奏不
得其日今
此附殿中侍御史黃降奏伏見沿汴狹河堤岸空地先
有朝旨許人斷賃而宋用臣挾持恣橫風諭沿汴官司
拘攔牛馬果子行須就官地爲市交易并其餘諸色行
市不曾占地亦納課錢以至市橋亦有地稅殘民損國
無甚于此雖今例廢罷改正施行緣近降朝旨不曾該
載人戶至今未得自便臣欲乞朝廷詳酌指揮詔沿汴
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并磨團戶斛斛菜紙等諸色行
市及市橋地課並罷仍令點磨措置結絕在京物貨等

場所依廢罷物貨場已得指揮舊錄十八日庚戌書詔

橋所出地課並罷新錄乃脫此段按元祐密疏載黃降

所論及降旨甚備今用之政目十八日罷沿汴官司拘

欄牛馬果子行并磨團戶斛斛菜紙等行及地課降所

稱今例廢罷事在五月三日點磨措置結絕在四月八

也降又奏伏見福建路下四州軍產錢福州十二縣共

八千餘貫泉漳州興化軍一十四縣共六萬餘貫而福

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

率餘隨均定鹽額及細出役錢亦皆至五倍而其實減

半焉昨者王子京奏立產鹽法不曾檢會前項別例遂

于元額上增多寡之間甚相遠遠本緣于京之誤遂為

定額民間應辦已涉七年遠民之冤未易申述今來伏

遇朝廷遣使按察欲乞特賜詳酌令就本路體究詣實

改正施行詔劄與張汝賢又奏伏覩朝旨以臣所奏沈

希顏事令希顏分析聞奏臣檢會元奏內有稱希顏鹽

法未便一節係別委本路官體量欲乞再賜詳酌特依

臣元奏施行詔令京西北路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六

十五日已體量希顏降二奏並據密疏係七月事

今因罷沿汴地課在七月十八日並附此二奏

癸丑高麗國佑世僧統求法沙門釋義天等見於垂拱

殿進佛像經文賜物有差實錄五月八日書蘇注引伴

件今皆削去但存此

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團教保甲河北東路左藏庫使李

誥西京左藏庫使劉惟簡西路引進使康州刺史樞密

副都承旨曹誦文思使高州刺史竇仕昌河東路東上

閣門副使王舜封供備庫副使馮景永興軍路光州團

練使高公繪邵州刺史張節愛尋遣左藏庫副使麥文

兩代馮景文兩代景在八 詔差在京馬步軍驍騎等

一十五指揮赴郵延路權駐泊在京馬步軍十五指揮昨權團作

院言郵延路權駐泊在京馬步軍十五指揮昨權團作

三將差官訓練今已年滿乞差兵替歸詔令郵延路都

總管司並罷團將候西人過界令番次起發歸營七月

二十日 禮部言大行皇帝虞主回京至瓊林苑權奉安

依故事皇太后行奉迎之禮今皇太后已從靈駕回不

當行奉迎之禮詔大行皇帝靈駕發引皇太后不從行

候虞主回京依故事於瓊林苑奉迎舊錄云上新即位

據高位無復忌避忠義憂恐蔡確懼請太后勿從太后

以疾辭得不行新錄曰據所書係因禮部申請詔依

故事太后不從而乃欺罔虧損聖德自去 門下省言

新即位至辭得不行三十八字並刪去

自今應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

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從

之丙午當並考舊錄云祿傳八月癸酉明年閏二月壬辰

奏裁多從寬宥司馬光屢奏以爲廢法故降是詔由是

例外不敢奏讞刑部侍郎范百祿與其屬劉廣數辨論

之二千有奇或甚衆熙寧歲二三四五千或二千有奇

辯曰按舊文云祖宗以來大辟可愍與疑慮得奇新錄

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者有司妄愍以希寬縱非則

以止辟之意治姦惡安善良則斷獄雖多乃致刑清之漸

也自祖宗以來至二千善則斷獄雖多乃致刑清之漸

有奇九十四字並刪去 先是曹州民趙倩等三人同劫

南華縣頓榮家財物以槍刺傷頓榮既捉獲估贓計六

千九十九錢曹州勘頓榮被刺傷時不曾經官檢驗遂

具案奏聞大理寺定斷趙倩等會赦準律合決重杖處

軍司馬光以爲近年諸州勘到劫賊但不曾殺人放火

實錄卷之三十一

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從寬貸竊
詳逐人既為劫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賊滿傷人刑名
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見失入罪名專務便文營
已無去害疾惡之心况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
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免死則是疆盜不放火殺人者
盡皆免死竊恐盜賊專加恣橫良民無以自存始非懲
惡勸善之道故有是請以范百祿及故殺人不死則
識于朝謂之官援例免制刑而為科不自疑原情而
百祿曰謂之官援例免制刑而為科不自疑原情而
無可憫者矣卒不可用前此嘗詔合天殺之為科不自疑原情而
罪有司重請憫而奏者免駁至元豐刪去熙甯之令
非疑慮與可憫而奏者免駁至元豐刪去熙甯之令
詔殺囚不得用例貸配不當即奏勅自是元豐刪去熙甯之令
論殺囚不得用例貸配不當即奏勅自是元豐刪去熙甯之令
明政執言于上多有詔例在當貨者皆悉收還中書置檢
執政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貨者皆悉收還中書置檢

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
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部上祿舊傳且上疏論之
如月或元年是九月復歸刑部矣百祿舊傳且上疏論之
司馬光等變亂法度震疑不誤王震舊傳且上疏論之
郡獄等理可憫刑名震疑不誤王震舊傳且上疏論之
之用震見刑省中曰天刑疑慮不得爭者欲引去會光
所無震曰刑省中曰天刑疑慮不得爭者欲引去會光
者罪疑惟輕與法三章傷人刑名震疑不誤王震舊傳且上疏論之
元殺之意也且漢有決事于此何謂無明日聖人固至死
而殺者具其名數誦言于朝因求補外遂以光為龍圖閣待
制自知蔡州王震新傳云遷于朝因求補外遂以光為龍圖閣待
不自安欲引去會光為龍圖閣待
因求補外遂以光為龍圖閣待
震乃出知蔡州王震新傳云遷于朝因求補外遂以光為龍圖閣待
傳云紘為元祐初司馬廣而中實深險初為州年閏二月四日
等知薦之元祐初司馬廣而中實深險初為州年閏二月四日
慮多不實輒貸死請勿貨自紘發之進死理可憫甚衆紘疑
于法仁其刻深類元祐初司馬廣而中實深險初為州年閏二月四日
有言曰賊者制亂而弱一者附紘發之進死理可憫甚衆紘疑
者仁之也本朝聖德主于益剛非新錄者甚衆紘疑
皆有未流之弊吏除是故自營為俗幸而民多冤司馬
皆以未流之弊吏除是故自營為俗幸而民多冤司馬

光所以球有司之過以輔成王者制亂之仁此天下正
議也嘗聞之諸老長者元祐初丞相光當國天下死刑
減往時少半非盛德者孰能之而史官
妄謂時死者甚衆自紘爲人以下刪去
兵部言河東
經略使呂惠卿奏甯化岢嵐火山軍見管弓箭手五千
餘人隸第十一將統轄已指揮將副依倣保甲法於弓
箭手內選人充教頭禁軍內選都教頭支錢米就教場
習事藝并揀退老弱換強丁馬有疾老者亦令別印換
並繫邊防動衆及更改舊法理當奏取朝旨詔河東第
十一將下弓箭手新定團教等條格及創添上番人數
並不問情願買馬等事更不施行令本將並依舊條管
轄教閱新本創惠卿所奏今復增入詔開封府盜合配者依舊條
餘令立法此據政目二十五日事九月四日乙未可考殿中侍御史劉次
莊奏伏見倉部起請乞將買青買到建茶五十斤往河

北出賣今若運往河北出賣不獨猾商乘影接迹潛冒
賈販而姦細之人亦必轉入敵界敵既知其物之重輕
又復可以必致則異時賜與將不爲珍矣伏望聖慈特
賜止絕詔措置河北糴便司糴本建茶只令在京變轉
又奏伏見府界提點范响於祥符等縣許人買撲都宰
殺猪羊及果子牛牙勾當戶部見行舉問及訪聞京西
路轉運副使沈希顏亦于本部置棚拘攔人戶買賣牛
馬出納淨利近因陳向到任方行改正二吏培克妄有
造立無有條法伏望委官根究詣實重行黜降詔府界
令提舉司京西路令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政目二十
河北糴本建茶二十八日詔體量府界提點司許人買
撲宰殺猪羊并果子牛牙及京西路轉運副使沈希顏
拘攔人戶買賣牛馬出納淨利據密疏即劉次莊論列也

乙卯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初
拱辰上表乞致仕仍先次給假昇疾便路歸西京醫治
不允及是訃聞輟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

丙辰戶部侍郎李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寶文閣
待制吳雍為戶部侍郎起居郎范百祿為中書舍人右
司郎中胡宗愈為起居郎右司員外郎邢恕為起居舍

人吏部郎中劉摯為祕書少監朝散大夫監衡州鹽倉
劉放知襄州詔吏部侍郎熊本罰銅十斤以本昨知桂
州在任日三奏歸化順安州儂智會等遷徙不便及到

闕卻乞津遣赴經略司前後異同故也 湖北都鈐轄
轉運司言沅州修建寨堡招納蠻獠合要戍兵使臣軍
須事樞密院奏自置沅州已踰十年即無宜峩州等蠻

人作過兼知州謝麟昨建議於托口等處增修寨堡已
是民力困于遠輸今若晃宜之間更建寨堡費用尤廣
及將來添屯兵馬增置官吏供饋耗蠹生事無補詔去
年九月二十一日所降修堡寨指揮更不施行

一曰指揮沅州附注此密記二十四日丙辰湖北都鈐轄
轉運使臣所須事等件檢會孫覽奏沅州先會招蠻獠台要軍
兵使臣所須事等件檢會孫覽奏沅州先會招蠻獠台要軍

見諸處招納細訪別置城寨亦欲望朝廷且置重行抄割臣在
彼處子細詢問須廣興利害已降朝旨且置重行抄割臣在
名轉運使臣所須事等件檢會孫覽奏沅州先會招蠻獠台要軍

等州皆控制沅州上萬一有架點首相度到緣宜峩
患水路可制沅州上萬一有架點首相度到緣宜峩
招鎮撫兩縣之九至沅州城下不可首相度到緣宜峩
已歸明僻遠合乞詳九至沅州城下不可首相度到緣宜峩
所乞於宜沅州所乞施將來修寨堡合要軍使臣所須
伏望依沅州所乞施將來修寨堡合要軍使臣所須
依奏今兩司奏為將來修寨堡合要軍使臣所須

事件契勘自置沅州已經十年有餘即別無宜峨等州
蠻人作過知州謝麟昨建議於托口等處增修寨堡已
是民力遠輸困擾不易今若於晃宜之間建創寨堡費
用財力不少及將來添屯兵馬增置官吏生事無補兼
日向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玉牒云詔罷沅州所置堡寨
丁巳詔頒大行皇帝尊諡廟號羣臣奉慰如儀政目二

翰林學士鄧溫伯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

庚申中書省言管勾講筵所言準令講筵春起二月止

五月三日秋起八月上旬止冬前十日本所今來未敢

依令施行詔候祔廟畢取旨 詔罷提舉開封府界京

東京西路將兵官謁禁從劉奉世之請也 前熙河蘭

會路經略制置使司言昨朝廷所降空頭宣誥等有朱

書填乞回納從之仍下河東陝西諸路經略司依此今

後得功人並自朝廷推恩 涇原路經略司言同家堡

巡檢李遇與賊鬪死之詔錄其子仍加賻典 司馬光

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未見有付外合三省

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

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

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

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

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

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燭照諒毫髮無遺

豈可一槩棄置全不採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

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

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

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

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

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從之光集載此劄子在七月十二日後今附月
未 殿中侍御史黃降奏福建路臘茶近王子京奏官
復禁權今遣使按察竊見京東路吳居厚罷任日鐵錢
監並權住民間買納之物未得拘權並候范純粹相度
別聽朝旨今來子京所奏福建等路茶法臣欲乞依此
事體施行詔令權住收買又奏伏見京東西兩路保甲
司勾當公事官今來買到保馬比元降年限數多已準
朝旨以充次年分之數即買馬年分尙賒歲月見在馬
數自可只委逐縣令佐詣保點閱欲乞並權放罷候至
買馬年分依舊詔令京東西路保馬司各據的實合勾
當公事官員數及選定具名聞奏密院有此云入月事今附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九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八年八月癸亥詔太皇太后遇南郊坤成興龍節
推恩親屬恩數臨時取旨

乙丑詔按察司所至官有才能顯著者保明以聞

丙寅刑部言敕令格式有更造春秋都省付下者并先

下條並準式雕印限四月十月頒畢其已頒者歲以二

月八月錄目行下從之

丁卯翰林學士兼侍讀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朝奉

郎吏部郎中曾肇朝請郎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職事

官有兼職自此始兼職始此據林希傳當考 承議郎蘇轍爲校書

郎朝奉郎直集賢院權發遣鳳翔府范育為直龍圖閣
知秦州通議大夫知鄧州賈昌衡提舉鴻慶宮 詔朔
望皇帝御前殿台赴起居官次日赴延和殿垂簾起居
從御史中丞黃履請也

己巳鎮江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加開府儀同三司
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絳陞見面諭以河北水災非故
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時河決小吳未復議
者欲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絳五上疏乞復
澶淵故道朝廷為之寢河役此據絳本傳附見當考元祐三年二月己丑馬京言

照合參戶部狀勘會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至今
一年有餘逐旋申明條畫頒行訪聞諸處商賈少願市
賣物貨入官本處官吏或不曉法意即不免拘攔障固

本部雖屢行約束尙恐未能止絕歲課未集已有侵擾
之患兼勘會鎮寨市易抵當已準敕旨更不與置今相
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至薄以濟民間緩急可存畱
外其州縣市易及餘處抵當一切可皆省罷從之仍詔
抵當如敢抑勒依給納常平錢物法正月入日可考此
言諸路州軍抵當可以省罷從之抑勒依給納常平錢物
錢物法以存新錄諸路州軍抵當可以省罷從之抑勒依給納常平錢物
法從戶部請也其中錄市並脫誤不可曉今依法納常平錢物
州軍市易抵當罷州縣市易縣鎮不可曉今依法納常平錢物
又詔給散青苗錢不許抑勒仍不立定額此罷市易路
又明年閏二月司馬光疏增修然禮部言皇太妃生
政目亦不載此更須考詳恐合刑
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翰林學
士給舍禮部太常寺同詳定以聞舊錄云先是詔依皇

其禮當崇於后既而以爲過厚有司觀望故損之新錄
辨曰后妃之制固自不同况宣仁臨朝欽聖在位則皇
也自先是詔依至故損之二十三字今並刪去
太后聖節紫衣師號度牒依元豐五年例共二百道皇

太后紫衣師號五十道度牒五十道皇太妃紫衣師號
二十道度牒二十道政日初詔知瀘州王光祖先次

放罷令梓州路轉運司劾治以言者論光祖苛暴不公
下監司詢究得實故也呂陶奏詔大官令爲正九品

庚午右屯衛將軍高遵裕卒贈永州防禦使遵裕傳辨
月

壬申詔諸將副押隊訓練官非教閱事有違法者許本
州長吏覺察監司點檢

癸酉詔朝奉大夫錢曜宣德郎御史臺主簿俞勤並爲

都水監丞自今並中書省差 朝請大夫提舉玉隆觀

張頴爲直龍圖閣知鳳翔府 詔官司事有疑惑而應

申請者上尙書本部已申而不報申尙書省或樞密院

又不報奏聞卽干急速聽先奏後申 刑部侍郎楊汲

爲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皇城使高州刺史王澤副

之朝請大夫戶部郎中韓宗道爲皇帝賀遼主生辰使

崇儀使嘉州刺史帶御器械劉承緒副之光祿卿呂嘉

問爲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左藏庫使劉永淵副之

朝請郎衛尉少卿陳侗爲皇帝賀遼主正旦使西京左
藏庫使高遵治副之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竊惟王者
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以來百
世莫之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不能以

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甯軍勦到保正家人姜齊見
本部代名大保長張存粹著百姓孫遇其孫遇粹著袁
貴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腳子胡亂打人不伏
收領齊粹孫遇禡衣打三二十拳解孽放卻袁貴齊與
存粹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捉
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赴縣替行償命其袁
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其實招通又懷州
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郭興其父郭昇拽
著簡使頭撞簡簡為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
休拽著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卻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
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
為再從弟張小六冤執咒罵責兄弟男女值志松乘酒

噴恨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
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
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
刺配斷本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腳子胡
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解孽放袁
貴即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曾拒捍及
走兼已就拘執豈可更粹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
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令替已償命如此情理有何
可憫其魏簡為郭昇年老不欲相打卻用力去本人咽
喉上一搭至死豈不更甚於毆打又張志松只為張小
六冤執咒罵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鬪殺於情
理皆無可憫凡人怨忿相爭迭相毆擊其意豈皆在於

殺但一人於辜限內死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即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逐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為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款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鬪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殺人者雖荷寬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即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即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

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用繳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庶使畫一之法不致隳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矣其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詔從光請實錄書此事云門下省言應諸州奏大辟門下省審否即大駁理寺以刑部奏泰甯軍姜齊等鈔不用例破條者門下省駁理寺以刑部奏泰甯軍姜齊等鈔未應奏裁故也今取司馬光疏備載庶詳見本

乙亥供奉官王英子舜臣稷臣並為三班借職仍賻其家以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寇葭蘆寨英戰死故也五月未英

丙子月有食之既

丁丑戶部郎中韓宗道為太常少卿司門郎中韓宗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九

為光祿少卿吏部員外郎呂希績為少監並避親也

十四日戶部言見準朝旨修完諸路役書其諸色役人

多寡合行添減並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

到事理修入所有免役額錢逐處支用外自來約畱寬

剩各不過二分係是準備非泛閣放及增添役人僱直

等使用今來申到帳狀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畱寬剩內

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立定分數今相度欲

乞將諸路敷出役錢元額於役書內立定合用錢數外

所畱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來不及二分處

即依舊所貴稍寬民力從之

元立定數外所畱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來不及二分處陝西

轉運司奏郵延路會定歲八十三萬貫如遇年饑非次

添屯即不在數

延路邊糴 詔貢院官死于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各

與一子官仍賜錢十萬

戊寅詔今後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參軍第二任

知州理提刑資序第四任知州理諸路轉運使資序以

王府侍講虞太熙外補楊王顥荆王顥列疏請畱乞與

理提刑資序故有是命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嚴

戒將佐等募人體探賊中事實遠斥候嚴守備不得輕

戰常須謹重及不得張皇勞擾以逐路經略司言探報

西賊點兵慮諸路或弛邊備也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勘會

官制事目格字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

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
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
詔依此申明行下此據新舊兩錄仍以密疏刪修按覺
未有所獻納也或有劄子云九月始供諫職恐此時元
自親其文應乞賜者宜一切不許從之此亦以密詔
蕃官賞移贈皇城使高州團練使錄其子及女夫官仍
賻賜有差以河東經略司言入界遇賊死之故也
乙酉詔太皇太后特送遼國生辰禮物令御藥院依章
獻太后與北朝皇太后禮物數排辦內冠朶纏以金玉
腰帶水晶鞍轡以玉鞋鞵以靴代之門下中書後省
言詔詳定三省吏祿并增給請釐為一法除今來所定
并舊勞績以時添料錢自隨身分并時服官馬合依舊

外其應外取撥到并額內人並從今來新定則例其兼
領因事別給并舊來請受並罷即應權若領兩房職名
同惟許從一多給從之禮部郎中林希為祕書少監
朝散大夫周尹為主客郎中吏部郎中曾肇張汝賢並
為右司郎中政目二十四日又書盛次仲
丁亥詔入內都知張茂則宿衛宮省更歷四朝清謹忠
勤宜在褒勸以其子左藏庫副使異為西上閤門副使
會校牧馬利害所言會校到提舉制置牧馬司元奏
置孳生監每年約生駒五分自置監至今收駒不滿一
分四釐二年間死損馬已過五分并轉送又及一分已
上較之所收自不足以償死損之數會校委見害多利
少詔府界新置牧馬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九

七

應合分撥措置事件令兵部條畫以聞見在馬已經配
放并未離母駒撥與同州沙苑監未經配放已離母駒
撥與太僕寺令逐路保甲司指揮保甲更不教騎借到
戶馬並私馬并給還主支到官馬均配諸軍填闕提舉
經度制置牧馬司樞密都承旨張誠一罰銅二十斤差
知潞州崇儀副使溫從吉隆一官從吉始建議創置孳
生馬監者也曹誦六月十二日遣官按行陝西河東路詔府
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依義勇法冬教二月每
月赴縣教閱五都保以上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
罷令保即先從多教周復始仍降畫一處分府界三
路已罷團教其提舉錢糧官司並罷撥與教閱司兼領
皆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據樞密院時政記此指揮實錄

乃係之七月六日戊戌新錄蓋考究不詳也今
依時政記於本月甲日冬教令三省樞密早施行蓋二十
揮日來後保甲日止冬教令三省樞密早施行蓋二十
四日指界新置牧馬監并提舉司樞密制置牧馬司張崇
儀副使溫從吉隆一官從吉始建議創置孳生馬監也
一罰銅二十斤初樞密副使溫從吉隆一官從吉始建議
法置孳生馬監初樞密副使溫從吉隆一官從吉始建議
如誦言故罷之乃有死損多請委官誦言朝廷用從吉
詔逐路保甲罷之乃有死損多請委官誦言朝廷用從吉
配諸軍既刪取不詳其借戶及罷歸主官知潞州考
七月戊戌大抵舊錄於元祐四番教閱及罷錢糧不肯分
書人新錄不附注于此殿中侍御史黃降奏伏見
昭宣使宋用臣營繕私第及別治園池亭館而臣領點
檢水磨所見用臣偷盜官園蓮藕等并虧償買物累贓
不少又聞取洛口金泉法酒贏賣入已勘會用臣所總
局分尙有不係廢罷去處未經勾考欲乞朝廷詳酌並
委官取索點磨有無欺弊并檢會前後所奏付有司檢

校根究施行詔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專切提舉京城
所所管不係廢罷去處並仰黃降等依廢罷物貨場已
得指揮取索點磨聞奏餘候山陵祔廟了日取旨密疏八月

附事此今

己丑門下省言中書省申明諫議司諫正言合通為一
法凡有所見並許論奏欲送中書省申明行下從之
貴妃苗氏乞罷冊命從之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劉庠加樞密直學士政目云司馬光言臣聞舜明四
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
指掌然後能治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
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身親
而目睹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

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
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政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
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
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
更賜詳覽或畱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
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
盛福也嚮者執政請聽臣僚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
政事多未習知臣僚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
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陛下不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
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
有一事而眾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
下所共患眾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

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
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 光又
言臣伏覩近降農民許疾苦實封狀王嗇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
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
婦治繭績麻紡緯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
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
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
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故其子弟遊市井
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
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

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
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
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
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
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便
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
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故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乳母秦國夫人
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故爲開
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
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
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

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辛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雖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德惟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也光集載此劄子在八月十二日後今附月未是月神宗第十子越王偲生會要詔繁劇去處重法地分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縣并在京庫務寺監丞闕六十餘處並歸中書取旨選差元祐元年閏二月末呂陶疏云元豐八年八月內執政以此為詞收占吏部關今附見月未須

別考詳
增修

九月乙未三省樞密院言該配合從開封府及軍馬司斷遣者並依法配行無軍名者五百里以上並配牢城鄰州本州並配本城強盜或三犯竊盜因盜配軍後再犯罪若謀殺并以刃故傷人放火強姦或人力姦主已成造蓄蠱毒及教令人并傳習妖教故沈有人居止舟船拒捕已上於法合配者并諸軍犯階級及逃亡應配千里以上並依法配行內無軍額五百里以上配牢城鄰州或本州配本城已係本城配牢城已係牢城配重役從之此即十月八日已巳所書詔改新配法也舊錄已特書并著黃履有言新錄因之蓋考之不詳耳今日考入此仍取王巖叟所言附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可初神宗以流人離去鄉邑或疾死於道而護送禁

軍失教習有往來勞費故放免犯罪應流者加決刺隨
所在配諸軍重役於是中丞黃履有言故令應配者悉
配行如舊法仍委長吏無下所降敕履言當考尋全章
編入新錄削去仍史王巖叟亦言竊見諸州自行就配法以來民間多苦
凶徒騷擾之患緣其人皆是狃於為惡無所畏憚不復
自新之人平昔流之遠方猶或逃歸以肆凶虐今既不
離本鄉更無限隔足以遂其為惡之志恣其報怨之心
使被苦與告捕之家常憂仇害一鄉上下不獲安居若
日月益久其徒轉盛愈恐易於結集為患更深伏望朝
廷採察罷就配法以為羣凶之戒以為良民之福尚
書省言汴河堤岸司所管房廊水磨茶場及京城所所

管房廊歲入錢數除代還免行錢指定合支數外並充
戶部左曹年計支用按在京諸色行戶總六千四百有
奇免輪差官中祇應一年共出緡錢四萬三千三百有
奇數內約支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充和雇諸色行人祇
應等錢外餘一萬六千四百有奇權貨務送納準備戶
部取撥充還支過吏祿錢其在京免行錢盡行放罷自
來以免行錢充吏祿食及料錢等並以所撥汴河堤岸
司及京城所房廊錢內給其諸色行人自來差付官中
祇應人數下開封府並依舊條從之政目九月十四日
云在京諸行共六千四百餘戶免輪應一年共出錢四萬三千餘貫內二
萬六千餘貫雇人祇應外一萬六千餘貫納官並罷即
此月四日中書省言在京免行錢既與放免并汴河
堤岸司京城所房廊並撥隸戶部左曹及歲收課利除

代還免行錢吏祿外餘並充本曹年計所有水磨茶場
乞令左曹疾速措置經久利害以聞從之元祐元年閏

日罷水磨茶場六月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

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
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
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來外廷雖
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
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
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
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
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
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

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
禮之無據者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祀之
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
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耐
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
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
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
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
服斯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
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以聞
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
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

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
去衰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
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
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舊錄云是時祖禹首建
此議而執政有主之者
人以為違戾故禮部有請新錄辨曰范祖禹言先王之制
禮以君服同於父故請羣臣為三年之喪記曰事君有
犯無隱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此禮經也韓忠彥謂當循
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故不果行執政謂司馬光也自
是時至有請二十五字並刪去按祖禹集自注此
一疏云六月七日上及第二疏以七月九日上

丁酉門下侍郎司馬光奏竊慮差臣都亭驛押賜北使
御筵為名犯北朝諱乞免差從之密記
戊戌戶部言見修諸路役書將數出役錢額於役書內
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緣
兩浙淮南東路役法先已修定頒行其見今合用數外

如有寬剩役錢二分已上去處亦合減放欲乞申明行
下若候逐路了當方行減放竊慮後時今欲乞下逐路
委當職官親按所供役書帳狀將經久合用錢上量留
寬剩役錢不得過二分其合依今降朝旨減放錢數即
以鄉村坊郭所出錢均定合減之類體量人戶自來出
錢輕重從下等減放仍先具合減放錢數申本部點檢
即不候造簿並聽先次指揮減放施行兩浙淮南東路
準此從之

庚子工部郎中梁燾為吏部郎中戶部郎中李周為職
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為工部員外郎
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蜀日久西南生民疾苦利害或
新法有於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未到闕間宜先以所

見條析入急遞奏來於入內內侍省投進無有所隱
壬寅遼國弔慰太皇太后使長甯軍節度使耶律仲副
使太常少卿充乾文閣直學士呂頤浩等見于大行皇
帝神座前行祭奠禮畢皇帝御紫宸殿引見仲等
乙巳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韓宗道爲太僕少卿光祿少
卿韓宗古爲少府少監 先是御史中丞黃履言臣伏
聞朝旨以韓宗道宗古是右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
戶部郎中爲太常少卿宗古自司馬郎中爲光祿少卿
又以呂希績是左丞呂公著之子故自吏部員外郎爲
少府少監臣伏思太常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
事歷古及今號爲清職宗道雖有吏能且無文譽超次
授之旣爲非稱而又本朝故事凡緣宰執避親多以本

等少降處之如中書舍人避親爲待制之類未聞假以
優遷使竊幸焉兼希績與宗道宗古同爲避親在希績
則降之本班之末在宗道則升二班在宗古則升一班
尤爲未允又言竊見韓縝自領中書以來曾未數月朝
廷差除及縝姻戚者屢矣若使執政自此皆援縝例以
幸子姪則是朝廷爲官擇人之清職止爲大臣子姪避
親階寵之地兼聞韓宗道宗古於臣彈奏次日各急赴
本寺禮上士論籍籍以爲縝合令俟命不合遽令禮上
縝之所爲審至於此尤爲可鄙於是太皇太后親諭執
政而有是命希績亦出知潁州自是遂詔三省合取旨
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擬不專屬中書
呂公著七月戊戌
乃有此詔然詔不知果是何月日也三省同進擬緣韓
縝差宗道宗古爲太常光祿少卿御史有言故改法此

據蘇轍元祐元年閏二月六日劾韓縝疏元年正月末
劉摯劾蔡確云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
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四也按呂公
著八年七月入朝便有此申請則政坐責差除宗道古
何人申請又據蘇轍劾韓縝并以此政履也微宗實錄
黃履有言因改法耳或劉摯呈事為哲宗未即
以前黃履傳乃以三省同進呈事為哲宗未即
位誤也宗古明年四月十四日改職方郎中
少卿韓宗道等言奉敕差充皇帝賀北朝生辰國信使
副所有沿路過界未經山陵附廟禮畢應干禮儀服飾
等伏乞下有司裁定詔如到界首北朝接伴須要吉服
聽樂仰再三辭免若堅不聽從亦許依嘉祐八年賀北
朝生辰使李受等過界在仁宗喪制體例權改吉服聽
樂密記十日資政殿學士韓維奏錢幣闌出邊關則足
以資敵國舊法為禁甚嚴今每貫稅錢五十文恣聽其
出中國臣請復禁如舊法詔依嘉祐編敕施行其熙甯

申明敕更不施行仍令河北沿邊安撫司契勘自刪定
嘉祐編敕後來沿邊如何施行今來卻行禁絕有無合
隨宜措置事件仰具事理聞奏密疏有此須求韓維元
放錢出中國
即此事也

己酉于闐國遣使入貢 朝奉郎祕書少監劉摯為侍
御史摯言竊惟陛下即祚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
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
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
目得之也為能咨諏訪逮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
蔽上之公卿大夫有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
蕘負薪之鄙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
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

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

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
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
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
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
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眾
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
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於聖聽者非所
謂明四目達四聰開眾正集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
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
察案日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朝奉郎
蘇軾為禮部郎中 刑恕家傳云先是呂公著欲復引恕
不欲專自己發孫固時在門下乃公著所援進因召固
至閣子中囑令開端公著從而贊之諸公無他言獨劉

摯云刑到河陽亦未久且除集撰作帥如何諸公皆不
答遂罷是時宣仁已召恕以集撰之意論亦以恕當還朝
摯不能奪眾意故姑欲初亦集撰之意論亦以恕當還朝
即令告恕本未意故姑欲初亦集撰之意論亦以恕當還朝
和叔始為起居舍人因見諸公請先用蔡確第一筆除李
侍御此舉鬼神也須及三省初合蔡確第一筆除李
猶戲答確云賦破題謂德動天鑿祥開日華也破題如
程日五色賦破題謂德動天鑿祥開日華也破題如
深初任言責然時猶在相與王巖叟排擊不屬已司馬光
之且云蔡非久自去如何必住得此形迹以屬已司馬光
堯俞云使已做到著裏如何必住得此形迹以屬已司馬光
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嘗言欲假蔡以方確即答止
之北門或穎昌矣蔡初既力引光已嘗言欲假蔡以方確即答止
甚驩章惇則自任語快常以光為鈍已嘗言欲假蔡以方確即答止
可處也時京師存之使者皆聞此語焉承議郎龍圖閣
直學士蔡卞為太皇太后回謝遼國使客省使沂州防
禦使曹評副之中書舍人范百祿為皇帝回謝遼國使
左藏庫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士敦後以

寶台通鑑編 卷三百五十九 七

疾辭左藏庫副使知冀州劉惟清代之惟清代土敦在十月癸未今并

書 詔自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合取會文字依舊直下所屬取索詔中書省增置錄事二人元豐元年二月六日詔當考

禮部言大行皇帝神主祔廟畢其時享并明堂祀上帝配座欲依故事下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禮官詳

定以聞從之 樞密院言提舉出糶在京封樁斛斛所自元豐三年四月開場糶賣至今見在斛斛一百七萬

七千七百四十三碩草三十四萬五千四百束詔在京封樁闕額禁軍并銷廢捧日寓直等六指揮糧草權住

糶賣及令司農寺於倉場通融認數樁管不得指定界分仍依舊供具帳狀以備朝廷變易支用元豐三年四月不見糶賣

始場事 樞密院言昨令國信使滿中行等計會北朝依

嘉祐年北朝皇太后賀仁宗皇帝生辰正旦使人傳達

禮意皆自北朝皇帝轉達今來北朝弔慰太皇太后其使人傳達卻係北朝皇帝專致傳語使人見日回問則

并當專為傳宣問北朝皇帝聖體非故事當改正欲令送伴北朝弔慰使副婉順說諭使人悉依嘉祐年例從

之 詔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及成都府利州路買馬司並令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榷茶公事陸師閔兼

提舉仍就用茶貨隨宜增減價直相度穩便置場去處計置博買候及一年具馬實數奏聞應有合買措置事

件令詳具畫一聞奏所有先降陝西監牧事撥令陝西路轉運司管勾指揮及陝西買馬撥隸經制熙河蘭會

路邊防財用司并成都府利州路買馬指揮並更不施

行此據法

庚戌廢徐州寶豐下監五月未已罷鼓鑄九月十九日

下監又於十月十二日甲戌書罷鼓鑄以轉運司言關

銅而官吏虛糜廩給也蓋失先後之序今別修仍削去

十月甲戌所書罷鼓鑄密疏九月事檢會京東轉運使

范純粹奏較寶豐下監鑄折二大錢令相度利害訪聞

本路鐵炭短關上下勞費欲乞並權令住罷除見在物

料依舊外其餘料在民間買納元物各未得拘催並候

純粹相度了當別聽朝旨其廢罷寶豐下監應合行事

件令轉運司措置施行訖奏此蓋純粹粹未到京東時指

揮廢監也

甲寅尚書省言御史中丞黃履奏本臺察案檢察官司

稽違其勾朱架閣簿書違式之類係事理輕小者欲止

從本臺牒官司改正仍不理為官吏功過殿最已依所

乞所有被察官司除官員依法減等無罪外其人吏自

合隨事上簿理為過犯歲終比較從之

戊午詔京東西路保馬數未足者更不收據見管數令

逐戶依舊主養別聽朝旨政目云京東西保監察御

史王巖叟上疏曰巖叟上疏不得其時今臣聞忠臣之

事君猶孝子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

不盡亦非孝也有人於此為姦言詭說陰蔽善謀以欺

其親而幸利焉而其親未之察則當告乎勿告乎孝子

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臣雖愚竊慕

孝子之心以為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即

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內批廢罷京師民情

不便十餘事及屏黜宋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

快又協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輔大政人皆謂積年之

弊指日可除而七月于今未聞勇決猶鬱天下之望何

續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也蓋忠賢少而姦邪眾陰爲朋黨沮隔於其中耳臣誠
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
又盡知之而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旣已
辜負聖君於前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竊痛心彼
見四方之人密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爲
朝廷謀者不忠矣其心顛沛惟恐陛下有所更張蓋其
事旣窮則其過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爲
計也固有與忠賢佯爲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倦
厭者有明肆悖戾以侵侮忠賢而欲撓之使去者有默
默不言是非兩可而苟容於其間者大要皆欲以自固
其權自蓋其惡爾故議者曰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
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爾此陛下知孤忠之難立

則特力以主之可也知羣邪之難卻則盡意以圖之可
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
知某人爲忠賢某人爲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宮闈之
中能種種而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之然臣私
憂姦計密行羣邪浸長則陛下之仁心無復得施左右
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
無復受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爲陛
下憂之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儻陛下如聽
政之初直從中批出指揮令罷某事則姦心自沮而陛
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爲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
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
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

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八月八日指揮則所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役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來復行差法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錢而已八月十六日指揮則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七月六日指揮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弊略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猶抑而姦邪之素計所以尚存也天下

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卧矣貼黃稱如執論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願令講究而言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九終

